

越谷治 著
黃鴻硯 譯

向陽處 的她

陽だまり
の彼女



第一次與你相遇，就知道
這是一輩子只會碰上一次的戀愛！
我就像仰賴陽光的小盆栽，
對你的執著可是誰都比不過的喔！

越谷治 著
黃鴻硯 譯

向陽處
的
她

陽だまり
の彼女

向陽處的她 / 越谷治 著；黃鴻硯 譯。-- 初版。--
臺北市：平裝本，2013.5 面；公分。--
(平裝本叢書；第 0381 種)@小說：44)

譯自：陽だまりの彼女

ISBN 978-957-803-863-9 (平裝)

861.57

102005600



平裝本叢書第 0381 種

@小說044

向陽處的她

陽だまりの彼女

HIDAMARI NO KANOJO by Osamu Koshigaya

© 2008, 2011 Osamu Koshigaya

All rights reserved.

Original Japanese edition published in 2008, republished
in 2011 by SHINCHOSHA Publishing Co., Ltd.

Complex Chinese Character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SHINCHOSHA Publishing Co., Ltd. through Owls
Agency Inc., Tokyo

Complex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3 by Paperback
Publishing Company, Ltd., a division of Crown Culture
Corporation

作 者—越谷治

譯 者—黃鴻硯

發行人—平雲

出版發行—平裝本出版有限公司

台北市敦化北路 120 巷 50 號

電話◎ 02-27168888

郵撥帳號◎ 18999606 號

皇冠出版社(香港)有限公司

香港上環文咸東街 50 號寶恒商業中心

23 樓 2301-3 室

電話◎ 2529-1778 傳真◎ 2527-0904

責任主編—盧春旭

美術設計—程郁婷・黃小蘋

著作完成日期—2011 年

初版一刷日期—2013 年 5 月

初版二刷日期—2013 年 11 月

法律顧問—王惠光律師

有著作權・翻印必究

如有破損或裝訂錯誤，請寄回本社更換

讀者服務傳真專線◎ 02-27150507

電腦編號◎ 435044

ISBN ◎ 978-957-803-863-9

Printed in Taiwan

本書定價◎新台幣 250 元 / 港幣 83 元



● 皇冠讀樂網：www.crown.com.tw

● 小王子的編輯夢：crownbook.pixnet.net/blog

● 皇冠 Facebook：www.facebook.com/crownbook

● 皇冠 Plurk：www.plurk.com/crownbook

越谷治 著
黃鴻硯 譯

向陽處
的
她

陽だまり
の彼女

各界好評推薦！

一部可愛、動人，又不失溫暖的故事。

讀到最後，跟著聽海灘男孩的〈Wouldn't It Be Nice〉，一不小心就熱淚盈眶了。

——暖淚系青春愛情天后／晨羽

最甜蜜的愛情往往來自最平凡的相處，而最平凡的甜蜜總是令人銘心難忘且追尋不已。當全世界都遺忘時，只有真正愛過的人才懂得，也還記得愛的感覺。

——名作家／穹風

「我們如果結婚的話，一定會很幸福的。」

謝謝妳／你給我這麼美好的時光，謝謝作者寫下那麼感人的故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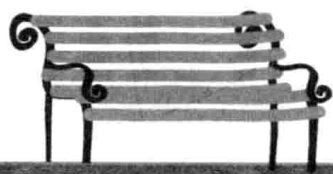
——名樂團／棉花糖樂團

一開始看就讓人停不下來的可愛故事，
幸福甜蜜的愛情裡，帶著一點點奇幻色彩，
於是他發現，原來他愛上的她，竟然這麼的奇特……

——名作家／Sunny

我們總是在等待並尋找一段永恆的愛，
但我們忘了，永恆並不是時間，
而是在你心裡永遠都無法忘記的那一個人。

——名作家／雪倫



1

我接過名片，確認了好幾次，上面印的名字真的是渡來真緒。

明知很沒禮貌，我還是反覆比對名片上的名字和桌子另一頭的人。

對方也睜大雙眼回望，毫不閃躲。

當年，在那個落葉飄舞的公園裡發生那起小小的事件時，有一個小女孩的眼神和眼前的女性一模一樣。

她果然是真緒，那個渡來真緒。

「呃，妳難道是鎌谷西中的……」

「是的，我是那裡畢業的渡來。你是浩……奧田同學，對吧？」她一隻手指著我，另一隻手拿著我的名片，按在胸前。

一慌亂就藏不住心事的反應，確實是很有真緒的風格。不過她的右手手指上竟然戴著一個樣式簡單的戒指。當年那個幼小的真緒，如今竟然會戴戒指了，說起來還真是不可思議。

「咦？你們認識嗎？」坐在我隔壁的是田中，他是公司的前輩，他連在問這問題時，臉上都還堆著職業化的笑容。

「是的，我們國中是同學——不好意思，我嚇了好大一跳！」真緒臉上露出害羞的笑容，還用指尖拂了一下眼角。「他在國三上學期快結束的時候就轉學了，在那之前我常常向他請教功課。」

看她面露微笑、對答如流的樣子，我實在很難想像她在十年前被封為「全年級屈指可數的大笨蛋」。她的髮型也有了很大的變化，過去俐落的短髮總給人「剛剪過」的印象，如今長髮延伸到肩膀後方，勾勒出一個和緩的弧度。

「啊——？」在內側座位的部長誇張地往後一仰，為了裝出苦惱的樣子，他還動作地往兩側攤開雙手。「向奧田請教功課啊？那妳還真是可憐喔，可憐喔！」

「您說得是。」真緒一面苦笑、一面點頭，還偷偷觀察了我的表情，調皮的眼神就和當年一樣。

田中前輩接了部長的話：「但話說回來，還真是巧呢！國中同學啊……這會不會是代表貴社和敝社有什麼特殊的緣分呢？哎呀，這樣說就太討人厭了，哇哈哈哈哈哈！」

我接收到上司無言的威脅，只好跟著陪笑，討好客戶。坐在我斜對面的梶尾，看到我們的樣子也一起笑了。她大約四十歲左右，名片上的頭銜是「公關部 部長」。

坐在下位微笑的真緒，與被部長帶來的我雖然有「製造商公關人員」和「交通廣告代理公司業務人員」的職業差異，但是立場大概很相近吧，我們都是所謂「跟班的年輕人」。

「啊，對了！得談談工作才行。」在閒聊告一段落之後，部長這麼說。

我乘機從公事包中拿出文件。

真緒萬分謹慎地讀著接過來的文件，眼神認真極了，那身影和當年放學後聽我講解數學問題時的畫面，自然地重疊在一起。說「講解」搞得我好像是成績超好的學生或書呆子，但事實並非如此，真緒是頭腦差到不行的學生，都已經是國中生，分數除法運算還是一塌糊塗，成績比她好一點的我，也只是稍微幫忙她而已。

文件她看得懂嗎？

我知道她所屬的內衣品牌「Lala Aureole」近年來業績成長顯著，是即將晉升為大企業的公司，但還是會忍不住擔心她。

文件上密密麻麻塞滿了東京都內主要車站廣告刊登的相關數字和圖表，並利用單日載客量、乘客男女比例、年齡層等數據再加上各種問卷調查結果，模擬廣告對二十到三十歲女性，也就是「Lala Aureole」目標客層的曝光效果。作者正是我本人。這是我昨晚在公司和電腦奮戰到十點半的自信之作，但不知道真緒看不看得懂呢？

「呃，本頁試算是以貴社消費者很熟悉的渋谷站為例。如您所見，渋谷、表參道、銀座等站呢……我就明白一點說吧，這些站的報價較高，數字很大，沒錯，所以有個問題就會一再、再而三地掛在我們客戶的嘴邊：為什麼這麼貴呢？當然了，價格會高都是有理由的。」

田中前輩靠他在競標會上多次擊敗對手、引以為傲的話術展開說明，不愧是打滾十年的老手，我在旁邊也上了一課，看表情就知道樁尾部長一下子就被釣中了，而且越聽

越有興趣。另一方面，真緒卻露出不可思議的表情，不斷來回翻看文件。

她沒問題吧？

「就這樣，這A、B、C三間公司的知名度都大幅……咦？」

翻頁後，理應成長兩個位數的數字，不知道為什麼變成了極小的負數。

「呃，請等一下。」

畢竟客人就在面前，田中前輩和部長雖然都笑笑的，但是視線卻像餓鬼一樣投向我這個製作報告的人身上。

我拿出筆記型電腦，急急忙忙敲打鍵盤，叫出來的果然是無法想像的數字。明亮又寬廣的會客室內，空氣變得越來越凝重。

怎麼辦、怎麼辦？我在腦中哀嚎的同時，真緒悄悄開口了。

「那個……前兩頁是這樣的。」

真緒將文件往回翻，指出圖表上的數字，原本披散在白色上衣的頭髮往前滑落了，光是這樣就讓我心跳加速。

她一面觀察我的反應，一面客氣地說明。

「可能是因為這邊的小數點跑掉一個位數，計算結果也跟著改變了。」

「啊！」

聽她這麼一說，我才總算發現錯誤，重新計算後便得到了與假設相符的數字。怎麼回事啊！竟然是那個真緒在教我算術！

對方趁勢主導了談話的步調，田中前輩和部長一時之間支支吾吾，言不及義。走出這棟大樓後，田中前輩一定會狠狠打我的頭吧！今天早上果然還是該檢查一遍的。

出錯的不是報價單，錯誤本身也微不足道，但是在見新客戶的時候突然失態，不管怎麼說都太丟臉了。田中前輩發了瘋似的放出一串連珠炮討好客戶，試圖挽回失分，而我在他旁邊只能偶爾插幾句「是啊」、「我覺得很好」等無關痛癢的話。對方已取得先機是個原因，不過最主要還是因為，十五歲時的真緒以二十五歲的樣貌出現在我面前，使我分心。

現在不是談生意的時候了！

不對，老實說，就算沒有發生這些狀況，身為年輕跟班的我還是不可能說「是啊」、「我覺得很好」之類的話，任何進公司兩年的人都是這樣的吧！

我雖然想要用這種想法安撫自己，但坐在我對面的真緒卻和我截然不同。

「是，所以說重點並不是如果在渋谷或原宿車站貼多少廣告，就能賣幾件內衣，先別提鐵路公司的審查了，要在站內貼一整排幾乎全裸的模特兒照片也是行不通的……我還是在想辦法試試看的！」真緒不斷說著，偶爾露出笑容。「總之，我們希望這次的企劃能讓客群之外的人也記住敝公司『Lala Aurore』的名字，即使只有模糊的印象也沒關係，說得更切實一點，我們當然也會預期男性消費者有贈禮給女性的需求。嗯，損益的事先不提也沒關係，由於敝社最近也總算有打形象廣告的餘力了，我們在這方面也想好好展現，處於蓄勢待發的狀態。」

怎麼回事啊！那個真緒竟然這麼健談，要點都掌握到了。隔壁的梶尾部長只會偶爾補充說明，基本上都讓真緒獨挑大樑。連田中前輩和部長都前傾身體聽她說話了呀！還以為真緒只是個「年輕的跟班」，她什麼時候變成這種「能手」了？

那個嬌小、常被人霸凌、注意力散漫、優點只有「行動敏捷」的真緒，真要說起來，還是她害我度過了這麼苦悶的中學時代呢！如今她成長好多好多，再度以這樣的姿態出現在我面前了，真是了不起。

*

真緒是在十二年前，國一下學期始業式那天轉學到我們班上的。

「我是渡——來——真——緒——」

她在下課時間來到我面前，用認真到不行的語氣，跟我說了這麼一句話之後，就回到自己的座位上了。

我記得自己只答了「啊？」一聲。

總之，她在我心中留下「怪人一個」的強烈印象。

真緒體格嬌小，臉長得可愛，個性又溫和，起先很受班上同學的歡迎——我是說「起先」喔！

狀況是從某次漢字小考開始惡化的，那已經是將近十年前的事了，我記得不是很清

楚，總之她考了奇差無比的分數。滿分十分，她只拿了一分或零分，反正很難看就是了。大家發現她是特級笨蛋後，開始看不慣她的一舉一動。

團體行動在校園生活中是很重要的，但是對真緒來說卻是很頭痛的一件事。

「和周遭的人協力合作」這種極為普通的行為，對她來說就像修行一樣折磨人。

運動會時，她不擅長與人相處的特質表露無遺。首先是進場時，她的步伐和別人都合不起來。雖然在賽跑個人項目獲得第一名，但她的活躍也就到此為止了。她參加蜈蚣賽跑，卻只跑了五十公尺就棄權，團體體操小隊排出一個扇形之後，也因為她而立刻潰散。

真緒身上的光環一個接著一個消失，最後大家就開始欺負她了。

她的室內拖鞋不見了，抽屜內被塞進濕抹布。體育課拍的大合照中，她眼睛的部分被人用圓規挖掉。班上同學對待真緒的方式分為兩大派，一是霸凌她，二是教唆別人霸凌她。

也有老師會利用真緒的短處，為了炒熱上課氣氛，就把真緒當作話題結尾的哏。

「對，『A of B』要翻成『B的A』，到這邊為止連笨蛋都懂吧？那，渡來，『B的A』要怎麼翻成英文？」

「我不知道。」

全班哄堂大笑，連老師都笑了。就這樣，教室內產生了團結一致的氣氛，老師繼續教課，過程無比祥和。

校園生活就這樣一天天過去，新年過後的某天，某人的忍耐終於到了極限。

某人不是真緒，而是我。

「真緒啊，妳的頭髮好漂亮喔！」

名叫潮田的女生一面讚嘆，一面撫摸真緒的短髮，乍看之下是個氣氛和睦的場景，但潮田的手上其實抹著營養午餐附的乳瑪琳。每撫摸一次，真緒的頭髮上就會增加一些不自然的光澤。潮田和她的狐群狗黨們互相使眼色，賊笑個沒完。

別人都這樣對待她了，真緒還是逆來順受，似乎以為別人是懷抱善意在摸她的頭髮。

笨蛋真緒在這方面就是不懂得記取教訓，都被欺負好幾次了，應該已經知道對方是一群壞心眼的傢伙，竟然因為對方摸自己幾下頭就輕易原諒她們。

「妳們夠了沒啊！」

原本是想用只有她們聽得到的音量說話，沒想到我的嗓音傳遍了整個教室。十三歲的我無法抑制累積過頭的憤慨。

摸著真緒頭髮的潮田轉頭看我。

「……妳們夠了沒啊？」

我低頭，嘟嘴，重複了同樣的台詞。那些狐群狗黨們你看我，我看你，而潮田笑了，醜陋的臉變得更加醜陋、扭曲。

「啊？你是怎樣？正義的夥伴喔？」

所謂「氣急攻心」指的就是我當時的狀態吧。

我從潮田手中搶過乳瑪琳，不管三七二十一地就在她的臉與頭髮上抹了一大片。

一時之間，她似乎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其實我也是。不過，從指間擠出的乳瑪琳那溫潤的觸感，以及鋁箔紙啪擦啪擦的聲音，我至今都還記得很清楚。

很快地，潮田便發出怪鳥似的「噫——呀——」慘叫，飛奔到走廊上了。

後來也不知道為什麼，大家就開始覺得「事情會變成這樣，都是我不好」。

我和母親一起到教師室道歉，到校長室道歉，到潮田家門前道歉。

我當時心想，這實在太不合理了。我想要向大人訴說事實真相，但看到母親的臉色蒼白，不斷低頭道歉，就什麼也說不出口了。

「哎！青春期的孩子有時候就是會這樣，您不用太擔心。我們也會好好盯住浩介的。」我的級任導師如此安慰母親。

老師大概隱約察覺到事實真相了吧，因為頭髮亮晶晶的真緒就坐在教室裡頭。

班導為什麼裝作沒看到真緒的頭髮？到了今天，我或多或少可以理解。簡單說，就是不想把事情鬧大，不想讓乳瑪琳事件變成「全班都有責任的霸凌問題，而這次只是冰山一角」，就當作是「一個學生的抓狂」。

總之呢，那天過後，肯叫我「浩介」的人就只剩真緒了，其他人都把我視為「抓狂後就不知道會做出什麼事」的危險人物。

之前和我感情很好、有空就愛說東北，會和我聊上越新幹線E1系列車怎樣怎樣的幾

個傢伙，如今都誠惶誠恐地與我互動，生怕惹毛我。家中餐桌上也開始出現沙丁魚乾和小魚乾了，聽說是因為「會突然抓狂的孩子要補充鈣質比較好」。

不久後，也不知道從哪開始的，一個和真緒有關的奇妙的流言傳了開來。

*

「Lala Aurore」的B1大小海報在車站內貼出來的時候，我和真緒聯絡的電子郵件中已沒有什麼囉哩囉唆、不乾不脆的用語了，沒有季節性的問候，也沒有什麼客套話。我們會打電話給彼此聯絡工作事項，不過在電話上聊其他事的比例也增加了。手機響起的時間從白天轉變到晚上。

「我不知道你要去和誰見面啦，但對方如果是接下來也得合作的客戶，你就千萬不能害她不爽喔。」

我根本沒說要去見真緒，田中前輩卻在我披上外套時如此叮嚀我，他的觀察力還真是敏銳啊！

我在七點過後離開位於西新宿的公司，搭山手線前往渋谷。隨著電車通過代代木站、原宿站，我包在皮鞋裡的腳趾也越來越不安分了。不是因為癢，而是因為緊張。只不過是要去見真緒，我卻緊張成這樣，一目了然。

外套內側口袋裡的手機開始震動了，會不會是公司要叫我回去？我的背脊涼了一

下，不過就馬上發現震動的手機是私人用的那一支了。我鬆了一口氣，收到的簡訊是真緒發的，她說她已經到洪谷了。

我原本想約在JR洪谷站見面。銜接八公出口和東口方向的走道上貼了一整排「Lala Aureole」的海報，所以在那裡見面也不錯吧？會這麼說也是因為自己經手的工作以「廣告成品」這個形式展示給客戶窗口看的話，他們通常都會很開心。

這就是在中堅級代理公司負責交通廣告業務的「跟班的年輕人」工作一年半得到知識之一。但真緒說還是別在那裡見面吧，我才重新思考了一下。她會那麼說是因為「Lala Aureole」以外的公司也可能來看刊登的廣告。也不是說下班後的行動也得受限啦，但如果別人發現兩間有商業往來的公司的窗口私下會面，並不是什麼好事。真緒頭腦冷靜，連這些事都考量到了，真的變得好成熟啊。另一方面也代表我並沒有什麼成長囉？

我和車站湧出的人潮一起走在中央街上。Scramble 十字路口已吹起涼爽的初秋之風，但充滿聲音、光、人類體溫的這條街上還殘留著夏天的尾巴。

我們約見面的地方是一間大型唱片行的五樓，我到的時候真緒已經在那裡了。她正用耳機試聽歌劇之類的音樂，似乎完全沒發現我的接近。

她傾聽音樂的側臉散發出十年前還完全感覺不到的知性，不過也可能只是因為我們約見面的地方是賣古典樂專輯的樓層，我心中那個先入為主的「聽古典樂等於有氣質」的想法就影響了我的感受。

我硬是不出聲，在一段距離之外看著她的側臉。